

漫说长征

银杏树下的远征

信阳日报社 信阳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①出征夜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长征。银杏树下,送行的乡亲们满是不舍与期盼。



③消失在雨夜中

队伍渐渐消失在雨幕与夜色里。无人知晓,他们将踏碎怎样的险阻。也无人知晓,他们中有多少人,再也看不见故乡的银杏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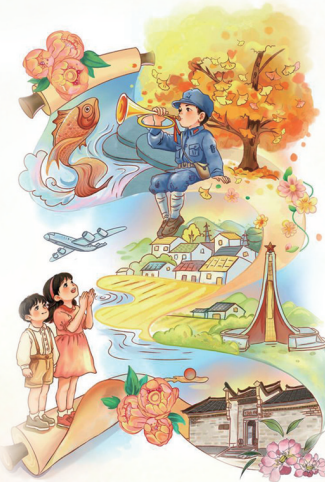
②“娃娃军”出征

这支队伍里,军长未及而立,战士多是少年,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被称为“娃娃军”。此去,即是万里。



④北上先锋

10个月后,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娃娃军”奇迹般地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用坚定的脚步走出了“北上先锋”的赫赫威名。



⑥山河已无恙

如今,银杏树依旧枝繁叶茂,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已化作新时代奋进的力量。

⑤裂痕与新枝

据传,红军走后,一道惊雷劈开银杏树干。第二年,长征胜利的消息传来,裂痕处长出新枝——正如大别山的脊骨,压不垮、折不弯。



故园话桑

岁月背影

弓。老话说,一个熟练匠人,一天也只能弹成一床棉絮。

弹棉花最出声音。弓弦一响,街坊四邻就知道,奶奶又开张了。老辈人把这声音编成了话,说它一声声像在念叨,“穷,穷,紧穷。”说的是手艺人日子过得紧。可也有好听的,老歌谣里唱,“檀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雪花就是棉花。”棉絮飞起来,落在奶奶的头发上、眉毛上,真像下了一层小雪。

棉絮弹松了还不算完。奶奶在棉絮两面纵横交错地布上纱,结成网,棉絮才抱得拢。平常日子的被絮,她布白纱;谁家娶媳妇、嫁闺女,她给布红绿两色的纱,图个吉利。布好纱,她再抱起木头圆磨盘,放上去一遍一遍压磨,磨得平平整整、结结实实。从弹棉、铺拼,到拉线、磨平,看着简单,道道都是工夫。这样的活,奶奶做了一辈子。

奶奶弹的棉絮,暄、匀,盖多少年都不塌。街坊四邻弹棉花,都寻她。谁家办喜事做新被,更要早几个月把棉花送到家里来。

后来,弹花机进了县城。再后来,商场里什么样的被子都有,驼绒、蚕丝、腈纶,扯开包装就能盖。不知哪一年,奶奶的弓闲了下来,弦也松了。老式的纺车、织布机,如今要到民俗博物馆里才看得见。倒是老粗布,这些年又时兴回来了。物件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可弹花弓没有回来。

两床被子抱回家,8斤还是8斤,6斤还是6斤,盖在身上却轻了、软了。夜里躺下,耳边忽然响起很小很小的声音,“嘣,嘣……”我知道,机器弹的被子,哪里来的弓弦声?可我愿意这么信,奶奶的手艺没有断,它弹在这床被子里,弹在棉花一丝一缕的缝道里,夜夜盖在我身上。

奶奶的弹花弓

李晓东

诗风词韵

致我们

郭新予

我们,从不同的纬度走来
自带,起伏色彩,蜿蜒凉热
季节的经纬,将我们
编纂成一部耐读的小说

从春的童话中,我们
吮吸蓬勃,抽出驿动
打开了夏花的
烂漫天真和情窦绽放
以清澈的眺望
勾勒梦想,编织远方
深含风云笔墨
饱蘸岁月的酸甜麻辣
畅写青春如歌
阅读中年汗流浹背的段落
陪星辰日夜兼程
疾书人生的匆匆时光
未读懂季节变换的注脚
满头思绪已刻下
秋的感慨、无奈与怅然
蓦然间,昨日风物朦胧

指缝已滑落多少
山水蹉跎,光阴几度
徜徉于暮色,我们
依然为阡陌敞开浓烈、醇厚
手持执着与不舍
耕耘曾经的遗落
播种缺失的篇章
以夕阳伴侣的角色
捧出一生的色彩和温度
烘托云锦,陪村落霞
聆听一路故事
朗诵一页页感怀的诗行

人生的渡口,来来往往
喧嚣的帆影与笛音的照壁
律动时光的涟漪
倒映心旌的漩涡
回眸起伏,摆渡着我们
渐行渐远的
摇橹声

归来

王坤宇

重阳赏秋

董曙

夜半秋雨伴秋风,
楼前桂花落匆匆。
灯下盏茶无端冷,
墨漫风笺未曾终。
青衫且任酒痕染,
不将风华随飘蓬。
无言遥看山中雪,
人间放眼望北鸿。

晚秋新雨洗千树,
雷山磐石悬孤壁。
寒云飞渡涌紫光,
橡林初染泛黄绿。
儿童雀跃石径窄,
花甲相携山顶低。
秋水悠悠天际近,
斜阳融融清风徐。

风过南山板栗林

李学然

我们村庄对面,有一座高高耸起的山丘,因其在村庄之南,村人称它为“南山”。南山山脚有一口水面宽阔的池塘,塘也因其方位而被村人呼为“南大塘”。这山,这塘,为我们村庄所辖。

记忆之初,南山是我们村庄的“南大仓”:北坡多高粱、玉米、葵花、红薯,还有碧绿的油菜;南坡多南瓜、芝麻、花生、黄豆,也有金黄的小麦。一年四季,南山都不寂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山被划成了几十个大小不同的格子块,分给了村里不同人家。我家人口多,分到的就大些。我家分的位于山北坡的山腰,宽60余米、长100多米。前两年,父亲在这块格子地种高粱、玉米、红薯,收成还好,但卖不出什么钱。每学期开学时,我们姐弟4人的学杂费要靠父亲带着一张老脸和一声声的干笑,走东家、进西家去告借。第3年,父亲买回几捆拇指粗的板栗树苗,请了几个帮工在坡地挖坑栽苗。两年后,父亲栽下的板栗苗就开始挂果了。板栗树是本地的毛板栗,结果多,且果实个大粒满,但果肉粗糙。不过那时候,人们对食品的要求,重在量而不在质。父亲在我们村是第一个拥有板栗林的人,他的板栗林不仅成了南山的一景,更是我们家的摇钱树。

父亲经营板栗,算是找对了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板栗卖到一元钱一斤,要知道那时的稻谷才卖两毛钱一斤。到了九十年代,信阳建了多家板栗汁饮料厂。板栗汁入口丝滑,香味浓郁,喝前摇一摇,口感更甜美。那时市面上饮料品种不多,板栗汁一经推广上市,就以其独特口味风靡城乡,深受男女老幼的喜爱。那时,每逢佳节,信阳人走亲访友大多会带上一箱信阳特产板栗汁。板栗汁的出现,把板栗的价格推向了新高。我记得父亲的板栗,曾卖到两元多一斤。父亲用他那片板栗林,为他的儿女铺了一条通往大学的路。

村里人看到父亲的板栗林赚钱多,也纷纷退耕栽种板栗苗。不几年,整个南山便不见庄稼,只见板栗林了。21世纪初,父亲的那片毛板栗林过了盛果期,而且人们在吃饱后,开始追求吃得饱,毛板栗价格也越卖越低。父亲观望了两年后,在一个冬季,雇了台挖机把板栗树连根拔起,把拔起的板栗树卖给了烧炭厂。来年开春,父亲从外地引进油板栗苗,雇人施肥栽种浇水。油板栗苗采用了新的嫁接技术,第二年就开始挂果。油板栗树适应性极强,结的果颗粒大、皮薄肉满、色泽油亮,入口甜津津的,细腻滑嫩,卖价较毛栗子要高很多。那片油板栗林,让父亲在村庄起了一幢两层“小洋楼”。

今年清明回老家给父母扫墓,看到南山北坡栗树林间挂满了一盏又一盏的太阳能灭虫灯。十年前,母亲走后不久,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我因工作原因,早已离开家乡多年,没有精力也不懂得该如何经营父亲留下的那片栗树林,只好把它交给阳光、交给风雨、交给四季。五年前,村里成立了农业经济合作社,南山的经营权整体流转给了合作社,父亲的那片栗树林自然也流转给了合作社。经过一系列认证、考核,积极招商引资,合作社在南山坡种植特色经济林——猕猴桃、冬枣、秋月梨;在南山北坡发展传统板栗林,铲除老板栗树,从山东引进高品质的红栗品种。同时,还大力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在山上林间散养土鸡、黑毛猪;在南大塘养青虾、草鱼、白条鱼;在山脚建了一座座蔬菜大棚……

南山,是一本书,它记录的不只是时间。当风过南山的栗树林时,在地下的父亲,也许仍能听见栗树林的欢笑声吧!